

遗落在路上的

旅行

张飞明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遗落在路上的

旅行

张飞明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落在路上的旅行 / 张志明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378-4979-1

I. ①遗…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3487 号

书名: 遗落在路上的旅行

著者: 张志明

策 划: 商爱欣

封面设计: 宗彦辉

内文设计: 宗彦辉

责任编辑: 王宜青

印装监制: 巩 瑶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5 (编辑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979-1

定价: 49.80 元

目 录

第一篇 爱是远方	1
----------------	---

第二篇 遗落在路上的旅行	139
--------------------	-----



第一篇

爱是远方



我搬进去的那天，下着小雨。很久没见过雨了。也许因为琐事太多，烦恼太甚，使我无暇有一份看雨的心情。而我是喜欢雨的。在我还未迈入成年人门槛之前，每遇下雨天，我都不带伞就出门。被雨淋是一种陶醉。清爽，冰凉。还有茶香的味道。我不知道茶香因何而来。然而，过去几年我的确是把自己紧锁在屋里头，或者毋宁说是低沉的情绪里，忘却了世上还有阳光。长长的，不知疲倦又不抱怨的阳光。一段无着无落的感情让我更自闭，更像是一间门锁着，窗帘拉上的房子。

也就是在搬家这一天，我走了很长一段路，迎着斜斜的细雨过了一座桥，一条河，穿过城市，绕过所有的喧闹与深夜里闪烁的醉意，抵达了安静。

因爱情的失意搬到了这里，我希望通过远离一段爱情的发生地，重新确立生活的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想在安静的环境之中，思考什么是爱，什么是生活。我已经远离那个女人了，如今想来，我给她的形容太多，而实际上却离开了真实的她。我们有时喜欢赋予生活解释，但其实反而离一个人的真实远了。而我也希望抵达。她说的最多的话，是我并没有了解她。听起来好像是我不过与一个内心的想法或信念缔结了一段关心，而不是紧紧拥抱着一个女人，

温暖的，真实的女人。

我不年轻了。但在爱情的沙场上，我仍然稚嫩。我需要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拂去心头漂浮着的浮躁和不真实。

那天下着雨，我搬进去。离开一个住惯的地方，难免有些忧伤。我一边将那些用细绳捆扎在一起的书拿出来放到书架上，一边努力抛开心中的忧愁，好像手头的活一旦停下来，我将深陷在低沉的情绪里，止不住会哭泣起来。

我擦干书桌，将它推到窗边。外面的雨还没停歇。我从书架上取下两本书。起初情绪还是有波动，但翻了几页，渐渐读进去，情绪的波澜被抚平，我也就习惯新的环境，或者不如说忘记了此时身处的地方。

黄昏来了，又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去。慢慢黯淡下来的房间，宛如一个人的心，慢慢充满着忧伤。我开始准备晚饭。我搬进来之前已了解到周围没有什么餐馆，其实这也是我搬住这里的原因。我不希望被人打扰，不希望挤进人群，听陌生的声音。



已经住了两个多月。我很满意。安静是首要的。一个人独处久了，如果内心不够强大，找找朋友谈心是好的。很难明说我的内心是否就强大了，但必须说，我喜欢一个人看书或看电影听音乐。在喧嚣之中，捧读一本好书，迎头撞向一部电影，心将安静，会安静下来的。听起来，这像是自我安慰。的确如此。我开始将那段失意的感情，放在记忆里一个不容易找到的角落。爱情原本晦涩，如今能够站在一段时间之外看待它，却是别有的清楚和坦然。我更愿意将那看成是一个梦，由于不易接近，逐渐地，也就视之为梦了。不在乎它的颜色，不在乎它是模糊或清晰。

几天前，我走出家门，走得远一些。我甚至走到附近的公园。我发现阳光一排排列开来，变幻出不同的颜色。我穿过去，感觉了凉意。我看到一个小孩在吹泡泡，好像在吹出一个个的梦。要是能够像他一样开心该是多么好。我看到一个女人，在公园里的湖边来回踱步。她可能在等她的男友，她不停拿出手机。看看时间，或者拨打。约莫过了十分钟，有个中年模样的胖男人过来了。两人激烈地说着话。但大多时间，女人一直气势汹汹，而胖男人则一脸微笑，也许他偷情被女人发现，或者最近借口工作，频频外出。总之，女人大有拿刀砍他的趋势，他一边辩解，一边拿肥肥的大手蹉

着她的肩膀，最后摸她的脸，把她拥入怀中。她抽动着肩膀，哭了，原谅了他的错。

我的目光落在一个打扮新潮的女人身上，她坐在一条长凳上，戴着墨镜盯视前方。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手提包。脚边是一个行李箱。该是要远游了。她点燃一根烟，不紧不慢地抽。也许她的眼里汪着眼泪。一段纠结的感情让人放不下，又时时像刺一样扎得心中一阵阵的发疼。过去一段岁月的画面，像幻灯片一样从眼前闪过，有快乐，有痛苦。但是当牵手的那个男人用一堆意象来包绕她的时候，她发现，他喜欢的也许只是一个抽象的形象，一个意念中的人。尽管他的确喜欢她，但毕竟她不想成为一本书，一堆词。她将烟蒂扔出去，看着它在空中翻滚，然后拎起包，拉着行李箱，踏着软绵绵的脚步离去。

然后我看到草坪上躺着的孩子。没准读初二，对功课提不起兴趣，但热爱阅读文学名著。所以爱幻想，思绪肆无忌惮地飘散，这些飘散的思绪也常常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互为对立，充满冲突，都是因为一个女孩。此时他躺在草坪上，看着天空和挂在半空的云朵，想象着那云朵是一个故事，包藏着他和那个女孩。但是不知不觉中闯进来一个坏蛋，掳走了女孩。他心中满是怒火，也激荡着英雄救美的豪气。营救的过程是一条路，曲曲折折不知通往哪里，却也为一个人的成长写满注释。奇怪的是幸福的结尾并不让人兴奋，反而有种失落。因为这意味着故事结束，而他不得不回到现实，听课写作业。他翻了个身，无精打采地坐起来，左右手来回捣鼓着一块石子。

我沿着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径，经过一对恋人的身边，跟在一个穿着绿裙子的女人后边。她手里拿着书。我想，有两个男人疯狂地追求她，而她对他们一视同仁，都不喜欢他们。也许那个整天无所事事的家伙轻微地博得她的喜欢，但相比他的付出，她的那点微笑仅仅是礼貌而已。她之所以不想干脆地拒绝他们，也许是因为她感到寂寞，需要找个谈话的朋友。每周她与他们分别共进一次晚餐，去酒吧，或者看一场电影。有一次，她同时叫来了他们。在察觉出其中的微妙之后，他们都感到愤怒，有一个甚至饭没吃完就借口有事走了。另外一个在回去的路上，多少也是闷闷不乐，但是没有放弃能够与她继续交往的希望。反正每天临睡前依然给她电话，开着玩笑：做一个有我的梦。这件事原本是她出于好玩或者是恶作剧而安排的，她倒是无所谓，对他们的态度依然如故。每周六傍晚，她都会带着一本书到公园散步。她从来没翻开过那本书。她一直试着用最晦涩、迂回的方式，将例行的散步拖到最后一秒，但她不想翻开那本书。也许那里面一个字也没有；关于爱情，其实不需要言语。

在草丛中，我瞥见了一张照片，拿起来发现照片上是一个美女，那种让人一见倾心的美女。照片的背后写着地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地址，看起来离我家并不远。照片也许是某人经过此处不小心从书里掉出来或者掏包找电话不小心带出来的。我在原地等着，心想照片的主人也许会找过来。也许吧。但是我一直等到夕阳西下也没见到人影，于是我就回家了，心想过两天顺着照片上的地址把照片送还过去也可以。



一连几天我都在整理过去一年写的小说。重新阅读实在让人沮丧，我不时因羞愧而脸红。因此，每次脸红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夺门而出的冲动。忘了是什么让我耐心地读完那些文字，但我确实感觉到自己似乎浮躁了起来，想拿起电话拨给朋友，或昔日的恋人。还好我克制住，而且屋子里没有装电话。做一个自我心情的阅读者，唯一的读者，难道不是我选择搬家的理由吗？

应该承认，在搬来的最初一段时日，我忍受住了寂寞和浮躁。无论是读书还是散步，都帮我摆脱了外界的影响。然而在整理旧稿以及写作一部新小说时，遇上了困难，却让我慌乱了。我坐不住，拿起书本又放下，只好出去走走。但是整天都出去，不是我搬家的初衷。毕竟在哪里不能散步呢？而我需要独处。可怕的是当我越想解决新小说的写作问题时，越想要有一个女人。我想要她听我的声音，我想听她的声音。我们彼此诉说，彼此倾听。我克制住打电话给一个女友的冲动，一来我必须独处，再者我不确信我们是否能够走到一块。我们相互爱慕，却给对方制造麻烦。我爱她越心切，越是感到烦闷和沮丧。好像有什么横在我们中间，像刀一样切开我走进她生活的通道。与别的女人谈笑自如的本领，在她面前常常像是插上翅膀，飞走了。一想起要接近她，我便紧张得颤抖。我一天到

晚都在考虑着怎么接近她，却在方法到来的时候，害怕，闪躲，最后放弃。也许解脱痛苦的方式，是放弃。我时常这么认为。可第二天，我又忘记，恢复如初，想着怎样去接近她。当一个人犹豫着是否放弃他喜欢的女人的时候，也许恰恰意味着他们已经结束了。虽然我不愿意承认、面对，但我还是放弃了。如今我坐在新居里的沙发上，一手拿着纸和笔，一手却是什么也没有，最好的可能是握着她的手，但最坏的可能其实也正是如此。

突然我想起几天前在公园里捡到的照片。我责怪自己不该忘了这事，但是我又能如何呢？困扰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再说照片上有地址也说明不了什么，说不准那还是人家故意扔掉的。可惜，这么美的女人。我从书桌上翻找出它，端详了好一会儿，又翻过去看着地址，还是决定去看看。出了门，我才发现外面下着雨。雨下得并不大，这种雨丝并不妨碍一个人不打伞，走上很长的一段路。路上的车不多。放眼看去，甚至行人都没几个。

我很快就按图索骥，找到了照片上的地址。这个人家有个长满杂草的院子，看这情况兴许是不住人了，因为我还看到院子里丢了一些垃圾，还有一把铲子也插在地上。门上的一对春联，丢失了一半。我轻轻推开铁门，手上立即沾上了铁锈。我完全是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门铃。我甚至把耳朵贴在门上静听里面的动静，没想到还真的脚步声。

门开了。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她比照片上的样子更真实，却也更苍老，当然这一来是由于没有打扮，她的头发甚至都没梳，再者她的脸上有被人打过留下的瘀青，左眼稍微肿了，眉梢处贴着创

可贴。

她没好气地看着我，好像我不该在这时候来打扰她，没错，我的确不该这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找谁？”她几乎是冲着我说。

我把照片递给她。她拿在手里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我。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要把门关上。

我赶紧问道，“你需要帮忙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会这么问，这似乎不符合我的性格——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生活，自然也不喜欢被干涉。

她看了看我，用一种受伤的、欲言又止的眼神，“不需要。”她终于关上门。

出了她家的院子，我还是放心不下。我本想再回去瞧瞧，或者偷偷潜进去，从窗户偷窥，看看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很快我又打消了这种念头，我想，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或许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

我看到离她家不远有家小商店。我过去，随便挑了两个苹果，顺便打听消息。

“你们隔壁这家住着什么人？”我指指那个女人家。

“很久没住人了。”

“不是吧？”我告诉他，“我刚才看到有个年轻的女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强调“年轻”二字，好像这是我之所以起这个话题的关键所在：年轻了，也就有魅力了。

“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在这里少说也住了10年了，从来不知道

这家住着个年轻的女人。我看你准是看错了人。”他说完笑起来。有点诡异地。好像他知道了什么秘密，却不想告诉我。

我拿着两个苹果出了店。本想着再去探查探查，却又一想，算了。



然后第二天，她就出现了。我说的是梅。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我当时坐在一把藤条椅里，跷腿，面对静悄悄的夕阳。我已经很久没这么惬意地晒太阳了。而在那天，我突然搬出椅子，潇洒的目光随意投向前方移动的影子。

梅站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等我回过头，我发现我的鼻孔里全跑进紫罗兰的香味——后来这香味伴随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钻进我的梦里，仿佛我的梦是一个散发着紫罗兰香味的女人。梅穿一条裤腿上破了洞的牛仔裤，一件淡蓝色的条纹T恤，背一个大包，右手还拉着一个行李箱。我被她在地上的影子打动。这影子也跟我一样，潇洒地欣赏着夕阳。因此，当她提出让我留宿她的时候，我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也许有那么一瞬间我后悔了。毕竟我喜欢孤独，孤独的环境，无法忍受黑夜里他人的脚步干扰我思考与写作。不过既然我答应了，也就不好再把人家赶走，而且一晚上很快，像夕阳的光线在墙上的涂鸦一样短暂。

我错了。次日一早，她告诉我，她睡得很好，她决定住下来。多久，她没说。她只是说，她要用一段时间来疗治创痛或等待。等待什么，她没说。

“你知道的。”她说。我不知道，但我没说，我想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疗治创痛的方式，我有我的，她有她的。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突然觉得，如果我的生活中有了她，是不是每天都有心动？尽管我提醒自己搬来这里的原因，谨记诱惑，然而我发现她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教我欣赏并且爱惜。我知道那种读一本我欣赏并且爱惜的书时会有的感受，那仿佛是一种等待。等待黎明，或在镜子里等待一张熟悉的脸。

“我喜欢你这里，一切的一切。”她说。

“这不能成为你留下来的理由。”我说，诧异地，尽管我希望她留下。火烧火燎的，有点难受。

“你会改变主意的，给我一个白天的时间。”她站起来，走了出去。

我突然想起照片上的女人及其本人。我猜测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很想过去，再次敲响她家的门，即使是再次遭拒，我也满不在乎的，事实上我就毫不在乎，但是我很想知道她出了什么事。

这时梅喊我进屋。于是我打消去看那个陌生女人的念头，并且安慰自己，她会照顾好自己的，毕竟大家都不是小孩。